# 金文最

# 金文最卷三十五目錄

碑

葉令劉君德政碑 正大四年 見文雅　趙秉文

曲阜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明昌二年 見文雅　党懷英

重建鄆國夫人殿碑 大定十九年　党懷英

禮部令史題名碑 大定十八年　党懷英

重修天封寺碑 大定二十四年　党懷英

魯兩先生祠碑　党懷英

棣州重修廟學碑 明昌六年　党懷英

十方靈巖寺碑 明昌七年　党懷英

谷山寺碑 泰和元年　党懷英

新補塑釋迦佛舊像碑 泰和六年 以上原列卷七十　党懷英

# 金文最卷三十五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 碑

### 創建寶坻縣碑 大定十一年

劉晞顏

神都前有禹貢冀州之域星文箕尾之分虞舜時爲幽州夏商省幽幷冀周初復爲幽州召公分土爲燕國秦始皇幷天下制三十六郡以幽州土宇爲上谷郡歷漢魏下至隋唐以來或爲燕國或爲廣陽國或爲涿郡或爲范陽郡都國廢置更易不常唐末劉仁恭帥燕爲其子守光所因據其地僭稱燕因置蘆臺軍於海口鎮以備滄州後唐莊宗命其大將周德威破燕軍於平岡復收蘆臺軍同光中以趙德鈞鎮其地十餘年開興利除害人其賴之遂因蘆臺鹵地置鹽場又舟行運鹽東去京國一百八十八里相其地高阜平闊因置榷鹽院謂之新倉以貯其鹽流衍於民閒因其鹽曰榷鹽復開渠運漕鹽貨貿於瀛莫閒上下資其利遂致饒衍贍

於一方清泰二年晉祖起於幷汾以遼主有援立之勞因父事之遂以山前後燕薊等一十六州遺於有遼遂改燕京因置新倉鎮廣榷鹽以補用度爾後居民稍聚漸成井肆遂於武清北鄙孫村度地之宜分武清漷縣三河之民置香河縣仍以新倉鎮隸焉皇朝奄有天下混一四海天德閒建議令茲盡以遼宋故地合為一家會甯興王之地朝廷在焉而尤近東偏凡在經略之內地則遠近不一事則繁簡不同乃詔建都於燕京於時畿內重地新倉鎮頗為稱首直以榷院自趙德鈞剏始以來歷遼室迨及本朝二百年閒綿綿不絕每歲所出利源源不竭以補國用可也主上中興撥亂反正思補正隆殘弊每以調度究懷以榷鹽課利浩大其鹽守之官業嘗以散官雖品秩至有幾於三品咸以流外當之迺命有司改榷鹽院署置使司陞為五品設副使之官傔從俸秩視諸剌郡以重其事於時居人市易井肆連絡闤闠雜沓翁伯濁質張李之家皆以世業底富加之河渠運漕通於海嶠篙師舟子鼓楫

揚帆懋遷有無泛歷海岱青兗之閒雖數百千里之遠徼之便風亦不浹旬日而可至其捫瑇瑁蠵蠵之徒若豫且網罟交甫解珮者之比時或有之至有不耕穫不菑畬者之屬其稻粱黍稷鱻魚鰕鮓不可勝食也而有河渠左界灤水右纏潞曲薊北名山無不委曲而貫通之雖斧斤不入山林而材木亦不可勝用也其富商大賈貨置叢繁旣遷旣引隱隱展展然鱗萃鳥集鶩者兼贏求者不匱大率資魚鹽之利其人煙風物富庶與夫衣食之原其易如此而勢均州郡雖古名縣不是過也人情揆之不列縣治殆爲失稱大定十有一載辛卯冬至郊天後鑾輿東巡幸於是邦歷覽之餘顧謂侍臣此新倉鎮人煙繁庶可改爲縣第志之明年有司承命析香河縣東偏鄉閭萬五千家爲縣以榷鹽歲入國用方之天下及至十一謂鹽乃國之寶取如坻如京之義命之曰寶坻列爲上縣著於版籍是歲春季天官爲除令丞簿以典其事於時坊郭居民千有餘家自餘村閭著爲四鄉東曰海濱南曰廣川西曰望

都北曰渠陽其坊正里正胥吏應兼從人數列同上縣粤有縣令
振威將軍王涎來尹是邑縣丞忠武校尉李愿主簿儒林郎李拱
昌縣尉昭信校尉孫告中參預通判以備其職先是新倉鎮榷鹽
處其西其東則水濟務有永鹽之號亦別更爲使司與榷鹽對峙
而角逐規規然犬牙爲强弱每歲地官第其課績增損以殊殿最
朝廷病其乖戾不一因校讐利害得以永鹽所入么麽之故迨三
年癸巳遂省併永鹽於榷爲一司歲入課利通計一百三十餘貫
仍署爲寶坻鹽使司於時縣治向百萬草創未有公廨縣僚乃相
地之宜稍於渠水之南大覺招提之西卜爲縣廨招提之東縣丞
主簿公署次之又於縣北郛郭之外卜尉廳焉其所經費仍具辭
牒聞於地官皆請給之方營建閒吏民鼓舞莫不子來人百其勤
賈有餘勇而樂爲之用不一二年閒令丞簿公廨皆以即敘其廳
舍廊廡高宏壯麗皆略有可觀自餘畿內諸廨無出其右者爾後
之事未可多云時里中豪右嘗欲礱石以刻其事迭來懇求爲文

於予至於義不可辭非欲文其事以紀其實焉

澄城主簿趙公德政碑 大定十一年

失名

昔漢置長安城中置四部尉掌捕盜賊至隋唐郡縣各置尉一員俾分判民務則尉職之設也其從來遠矣我國家城邑星分棋布雖極要荒之民必使一視同仁則其爲縣邑親民之職者不獨責成於長貳惟尉亦然然其聞新尉之稱職揚名曷其鮮也豈其皆長貳之能而不顯尉之能耶若然則譽著於南昌威宣於北部惠歸於武陟文絕於鄠縣僕射以言大見警長吏以子孫相託古史豈溢美乎蓋一有治效之及民者皆可紀也竊謂漢唐之有天下年世不得不謂之遠城邑不得不謂之廣而尉之見稱於當時垂名於後世者僅此數人亦不過有一能耳古謂才難不其然乎若乃有古人之遺風得今人之全美則吾昭信趙公之於澄城也公諱規字君模中都安次人也其先累葉積德皆稱賢明語其品秩則兼萬石之崇較其門閥則冠五侯之甲慶遺後裔繼出偉人公

少好學問博通經史工草隸善詞章精神明秀風度凝遠不茹不吐遠邁於前人可畏可愛克紹於先烈其特立英果之氣蓋出天資遠大自期志爲時用旣□以蔭補內祗出職於前年冬奉命來尉是縣視事□日首引滯訟聽詞察色悉得其情約一時頃決遣□□人服其精敏乘閑則出阡陌召耆老而告之曰□□□□莫大於農要農之務惟勤是先闢土擊壤寒耕暑耘勉勉力田然後囷庾實而衣食足古人謂勤則敏蓋一錙不勤損亦如之天之報施滅裂因人以爲限假令量入以爲出又有嫁娶賓客疾病死葬人所不免者用度又不貲奈何耽酒縱飲博弈自供一日之歡其貽數口之憂惰農已甚難逭典刑皆謝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敢不拜賜比來雨暘不時饑饉薦臻家無儋石之儲人起流離之歎公乃集士民款諭之曰天災流行觸地則皆然苟去此而取彼跋涉險阻慘悽瀋離之下祗自苦耳何補於事竊嘗計之富家多廢剝聚斂以興怨貧民日削月朘多不粒食興怨則招釁不粒食則

羣起而自救盜賊之生發於肘腋可不畏耶且天道惡盈而好謙人知損有餘而補不足時乃天道當其物成收斂執券契以責其所有如探囊中物是謂以新易陳又舉倍稱之息得斂散之權成相養之道也計無便於此者有司將不疲而力役矣不怖而征呼矣不督而逋懸宿負矣人知復有生意皆羅拜曰生我者父母也今蒙一言活我於漂泊垂亾之中猶父母也忍棄樂土而逃父母乎將何所向而入矣其爲工匠當應遠役有不能自給者則出己財以津遣有嫠婦者始從衆轉徙流寓他鄉寂無音問者已四星紀及歸省其塋墓但見平田曠野不復壠樹則告於有司有司殊不加恤雖遣官覆詣其所終不得實其婦孤貧恨無以雪籲天而已抱屈累年幸公清直明敏婦復申訴公覽之得其冤狀下令期於所爭地引數騎直抵其處其老婦亦迷亾其邱冢之所在公乃取山川之形狀以其可葬地命烝徒運畚鍤出土壤約一丈二尺廣狹倍之因得其宅兆田主叩頭伏罪流血公命博邱種植樹林

周以垣牆而貴遺之橫山賊有號渠魁者久爲人患公曰賊寇爲人之患不爲不大良善遭寇之侵不爲不苦當力埽除以安良民於是分布弓兵潛匿於林谷間出不意抵其巢穴一舉生擒之長徽係頸凱還以獻俘自是黨與散去境內晏然餘丁羨卒覬覦牒牘以干使令者皆叱逐而弗用潛奸隱慝浮沈遠近以肆毒螫者皆發摘而無餘豪宗依族之家畏威而莫敢犯舞文弄法之吏卒皆不能欺爲之屏息以至公府不時之速務非理强明之譴問人皆戰汗不知所措公獨從容以辨以別卒歸諸正非胸中所養至大至剛者孰能如是哉公面目嚴冷未嘗以色假人望之儼然若神明然言語落落皆可法則尤便騎射武力絕人人信其明禮樂而敦詩書比之郤縠者可用之將□□虛語也凡聽訟必盡兩辭徐以理察之如得其□□□以本法人無怨言奸民猾吏皆斂手□之事□□□已訣觸誕維者往往矜憫責以改行□新以□□而不虛每歲冬月軍人以戎爲牧於郊□□□□□死者則强抑

地分以均陪民恒患之官□坐□□□敢道至公卽不然乃慨然曰不惟侵掠我元□□令歲冬旱宿麥半死若縱令牧放則甚傷農□□□□矢則國計何自而出乎因下令嚴行禁約仍□文□之主者其弊主雖麤暴武入聞風而服公之剛正乃戒其軍曰真賢尉也不可犯之自是牧□不敢侵境民絕其害父老拳拳稱頌德美奔告於下走云勸課農桑使敏於樹藝安集疲氓使免於流亡明足以察奸慝義足以恤貧乏威足以懾強梁勇足以破梟賊禁斷浮丁之目削除逐波之名杜塞請託之門阻絕奸邪之路行一尉而眾善萃於躬於是萬□一辭而告之曰吾儕□□雖□頌而心記恐不足以傳子孫況恝然乎願立祠塑像紀功金石以傳不朽公既聞正色讓之曰念□才識淺薄爲一尉職況遇連年旱嘆民幾失業蓋治有所失其過非鮮安敢將此政治以傳永久乎誠非□善實爲長惡卽榜禁罷去其縣境之民輳集僦□□愈嚴而莫之止□□□□□□□□□□□□□□□□□而不知不智

□知而不傳非仁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況僕瓢䕯者何足以□
□則春秋聖人之旨也褒□在焉竊嘗觀其□味其餘瀝□□□
□□□□□□□□□□以詩大定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其詩曰
南山信美兮叢瑾瑜䅟蘿□□兮□游且為國得士兮百無虞威
行草木兮肅方隅□□□□□□□□□□□兮望天都先聲
入境兮□心我徒雄資燭物兮結禬褕歡呼溢路兮歌□□□遠
涉兮晨達哺輿起老農兮溺與沮桀闢煙□兮□□□□□□□
兮□□□嫠婦屭訴兮久鬱紆明明兮斷兮窮根株幾年猖獗兮
一旦據冥冥腐□□兮□□□生死骨肉兮飲德朋咄嗟逋寇兮
誠魁渠□□□□兮□□□□□□兮不違居風威迅激兮達
□盧赤手擊搏兮□於葩軒然一笑兮捽以俘□□□□兮如隸
奴老□□□□敢詐狙浮丁遠□兮□□□□□兮□□□□
□□俗兮易成於磨礲□□兮著芳馨妥□□□□□□雲衢語

黃籠錫兮口口口垂千百祀兮永不枯



文登縣廟學碑 大定十二年 郭長倩

文登在漢為不夜縣後併其地為牟平至高齊天統閒析牟平置文登縣取地內文登山為名考諸傳記縣東二里有山故老相傳秦始皇東巡狩召集士人登之因號為文登山後遂為縣名其地雖僻左觀其命名之義則知文風藹然其來尚矣自秦以還歷漢魏晉隋唐宋以迄於今士好經術俗尚禮讓班班有典刑在蓋由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之所致也粵自宋慶歷中敕天下郡縣建學俾歲貢士一由此出其後熙豐崇觀教養賓興之法備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文登舊有學宮在邑城東南隅大觀初復增大之規模宏敞為諸邑冠迄宋末齊初雖文物掃地而殿宇巋然仍舊長倩為兒童時尚記從先生長者游於其閒不旋踵盜起城陷學舍悉為煨燼兵革既息再至其地則鞠為園蔬過者永歎而已距今四十年春秋釋奠薦祼無所權於縣廳事設位布茲如齋宮

筌祭然闕累政莫克有作往往以簿書期會爲急於俎豆之事藐然不暇顧省大定九年秋聊城李君大成作邑於此下車之初將告至於至聖文宣王而無祠宇莫謁迺喟然嘆曰學者員員於聖師也吾起於諸生當任是責敢復因循熟視而不爲乎越明年政成訟理威惠兩立□□□□□服一日語同僚及諸秀士曰釋老之徒各尊其師崇大其居道宮佛剎相望於天下今以萬室之邑文獻尚可徵而吾夫子廟曾無地吾徒服儒衣冠學聖人之道能無愧於緇黃今於縣治之東得高明之地將築宮其上諸君其相我衆皆稟命而退公於是首出圭俸募工鳩役市□材於西山盡榱椽梁棟之美又取南山之石琢以爲柱爲千百歲不朽計邑中之士爭相出力左右其事公每退食即親督其役以之爲殿爲堂爲齋爲門庭階序各以次舉棟宇穹窿屹起於海濱山嶠之閒袞服煌煌廟貌一新配食從祀之賢像設繪事煥然爭麗經始於庚寅歲秋落成於壬辰之三月華牓一揭萬目仰瞻皆歎令尹之材

能立事也於是縣之耆舊及新進以書抵京師求文於長倩將刻貞珉以記厥功長倩抑嘗聞之學校不修詩有子衿之刺欲毀鄉校傳載子產之譏文翁爲蜀郡守以興學爲先務仇覽爲蒲亭長亦令民子弟就學皆知教化之本原也今李君學古入官天資秀逸又以忠信愷悌化行一方復能體朝廷尙文之意立學以勸邑人孜孜而不倦息顧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使吾閭里秀傑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仰視黼黻俛見籩豆觀禮識古講先王之遺文洋洋乎弦誦不絕因之以射策決科自致青雲之上則李君之於吾邑其功利可勝記哉故樂爲之書　登州志參石刻拓本

滕縣興國寺新修大殿碑　陸秉均

昔人有言曰像法之教既務恢張棟宇之規所宜壯麗眞確論也蓋以天宮月殿諸佛之舍館寶室仁祠衆聖之居處安可忽哉然則入其門誦其書行其道者當如之何亦在乎弊則易之壞則修之而已夫能如是則青蓮妙相益顯其莊嚴小大之人無不瞻覩

而生喜也苟或弊而弗易壞而弗修則白毫金色浸鑠其光明入將睨而不視舉絕乎歸依之心也以此推之然後知彼所謂像法之教務於恢宏張大固宜上棟下宇既壯且麗者益不誣矣滕郡之西有村曰白了距郡城二十有五里即其村之中以建寺焉其所建之始爰自於唐開元之二十一年舊名大聖院至聖朝大定四年賜以寺額名曰興國舊有正殿庳陋狹隘加之歲月淹久頹毀摧敗風雨不庇人不堪其顧者比邱圓義者俗姓藍本郡滕縣丁村人適主斯院遂乃生誠信心發宏誓願徹去舊縣別加改造經畫營度未嘗少怠既而築臺安礎架立梁柱雖巋有基址而全無倫次奈何志不及遂功不及成遽然去世其後有僧法號惠鐙者姓陳亦本郡滕縣禾市莊人乃監公圓義之上足徒弟也纔於皇統二禩傳業於是院禮義公寺主爲師鐙之爲人資性謹厚博通經教堅持戒律有大過人者逮義公既沒之後亦住持是寺乃克念其先師之志相繼締構不廢前修每勸化導無所不至凡所

見聞諸善知識皆大歡喜爭相捨施咸助建修以至財用不乏材木有餘於是乃戒匠氏斲削必精乃屬陶人剛柔得宜乃督工役興作有序至大定十年殿迄於成所歷踰二十載所費幾一千萬以簷楹棟桷戶牖階除靡不雄偉堅固大哉殿乎輪焉奐焉上可以稱聖像之居下足以聳一方之視由是人人崇敬載瞻載仰自然降伏其心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不其美歟抑嘗謂事之創始固為難矣而能成其終者尤不易得焉且毅然發憤開端營造者義之力也誠為可尚然嗣續肯構確乎不變卒至於就緒者鐙之功也愈不可及予故謂難且不易渠不信夫殿成之日鐙公求為之文以紀其本末故書而記之示於來者庶幾永知義鐙師徒之用心也時大定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二十五日記　石刻拓本

齊東鎮行香院碑　吳格

陳留郡自朱梁建都之後井邑之繁甲於天下故佛剎梵宮金碧璀燦巍然棋布至於苾芻名德具大智慧為時聞人者相望輩出

如行香院第一代建院祖師卽其人也師本受業於資福已而厭居輦轂瓶錫東遊始以元豐已未至般陽屬邑之梁鄒經行趙巖口周覽川原口視其泉甘土肥人淳俗厚乃喟然歎曰吾之東來所歷多矣佳哉是鄉也吾致舍諸乃結茅於郭外巽隅爲宴坐之所於口誘化口心創建蘭若名曰行香蓋爲資福之下院也爾後蘭省柄臣命以符檄從其署置至靖康丙午歲資福耆德萃而謀曰趙巖之院口口選遞非吾曹目力之所能及苟非其人甯不數吾道耶盍選德業兼全可以接物利人者以處之僉曰惟孝協可命之曰汝其往哉孝協固讓曰謭薄之材懼不克終承厥志眾勉之曰夫浮圖氏雖宿桑無戀孤雲無依然爲佛法大事而往況汝家口之壽張爨皆諸口之裔今之此行雖曰分燈宏道而汝獲首邱故國不亦樂乎況羅什先師東遊震旦尚不憚往汝其克肯前人勉圖厥終口師悚然不敢復口涉遠辭翌日裹糧徑行口時兵戈旁午跬步千里往來之人被其患協師視之怡然弗顧以誠

格物以德服人胥征尋會踐履豺虎了然不畏或簞瓢屢空而諷誦日□凡月而始至區別綱目事皆有序因置長生講以訓學人聽者自遠而至屬當擾攘强暴相陵民不聊生鮮獲安處惟師之院□□不犯人以爲德感所致繼以撫定之後村落蕭然衆會至四萬錢比屋鄰會而師之清衆資用不乏沛然豐足自是學者雲集冠於一方□□昌更易井邑之號進福山鎮亦改齊東之名於今稱焉而協師素有人倫風鑒於鎮□□南黄邱保得善士曰張惠齊一見□嚼昔言論之際針芥相投稔識以爲法器齊亦恨得師之晚既而事無巨細一切□之睥睨談笑□游而辨一時徒衆無能出其右者協師欲俾嗣承其院而未有以處之但夙夜勉令以進道爲務似若有待至大定二載以邊戍未靖□勸戎□而兆民方□□隆之弊天子不忍復取於民乃詔有司凡天下之都邑山川若寺若院而名籍未正額非舊賜者悉許佐助縣官皆得錫以新命及四衆之人願祝髮求度者亦如之協師聞之喜而不寐

謂其徒曰二者之美得遂予志佛其佑我□自□□往□無□□矣昔者吾師東來聿宅此土草衣非會積微成著始建是院於今八十餘載矣而名額未彰未嘗不慊於予懷也吾□□耆□□□□□□□繼者今惠齋雖年幾耳順而性識明達它日當有大過人者興建吾道捨斯人尚誰語哉今日之利吾其敢後乎於是盡捨所□□□化□人□數歸資於公府乃以是年之十月度惠齋爲僧越明年八月始獲賜額仍其故號六年四月協師示滅惠齋嗣其世咸協師付託之重精勤竭力不舍晝夜而經營焉乃創建正殿五□榱桷翬飛丹艧炳煥殆若天造地設又糾化千衆共塑三世諸佛等凡九像置於殿中以成莊嚴法宇僧舍廚庫之屬皆重新之供施雲集羨餘委積仍開講席未嘗少輟前後飯僧五萬餘斯皆人所罕及者先是惠齋未受其時已能調伏攝護其心如古所謂善知識者視物如已了無異想嘗於本鎭地藏院刻繪慈氏地藏之像及左右威儀靡不備具分列三室又以觀音院陶瓦

未布爰命匠氏鱗次櫛比羅仰成列寶球□植鯨鳴對峙以待風
雨無愧前聞仍推其餘力施於淄鄉鎮之羅漢院大殿二所亦一
新之曾不以彼此異念亦今昔常情之所難也又度門人□□倘
非秉心不回挺志勇猛爲一方之信嚮是足以警動流俗化服暴
悍又安能興崇修建不日告成爲後來無窮之美哉夫天下之事
成之者非難繼之不墜者爲難繼之不墜者非難而能增大前修
者爲尤難也又況空門戒潔之人無權勢之貴無貲儲之富能使
喜捨樂施銖積寸累如微塵而增巨嶽如點水而益大海能成崇
高宏深者非大德業可以格物疇克能臻於此耶求其致之之迹
殆不可見苟不銘之金石以示後來則金側易地之始跋提構堂
之因年祀寖遠不復可考予世家齊右故得茲事爲甚詳因故人
呂君屢以爲請乃□□紀其始末不復以固陋辭仍刻賜額冠於
碑首葢以尊君命也庶使後人無怠而忽諸時大定十三年六月
旦日朝列大夫充嵐州觀察判官騎都尉延陵縣開國男倉邑三

百戶賜紫金魚袋吳格謹記 石刻拓本

平陰縣淸涼院碑　王去非

大定歲次壬午天下治平四民安居平陰城西十數里朋人各就已業爲田廬到處成聚落依山瀕河無慮數百家而去寺院稍遠其中欲歸依三寶以植福田者雖有精進之心不能無所憚也於是戒師和尙因衆心所欲增修是院及遵依先降聖旨指揮書塡名額復承耆老王太口義等再三之請遂住持焉由是開闢舊址別創新規具畚揷而興土功召良匠而度材用塡窪下爲爽塏之地恢狹陋爲壯麗之居其所創屋宇講堂等舍與大廚庫等室甚衆兼所成聖像除古佛堂鐵像釋迦羅漢二堂外又添塑聖像上地觀音共三十餘尊兼鑄鐘磬等事費用不貲四時起講席齋僧衆每日會口常不下數十人成就如是勝緣雖戒師福慧所致亦諸善知識贊助之力也戒師俗姓宗氏法名惠潤世爲本縣欒萬村人自十三歲出家投阿山幽棲寺禮僧廣初爲師年二十祝髮

為僧遍歷法會聽學既成至二十五歲傳持大戒及講說經論啟迪羣迷剃度弟子六人曰定雲曰定寶曰定成曰定悟曰定瓊曰定欽俱肯勤修梵行共扶教門悔塵勞於昔時樂清靜於今日蓋欲拔有漏之身超無量之劫也彼受檀越供養不修福慧飽食而嬉晝夜以無為者豈可與此同年而語哉余嘉其師資相得協心戮力共成佛事故樂為之記云大定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前進士王去非撰 石刻拓本

博州重修廟學碑 大定二十一年 王去非

夫有國家者欲成長久之業建不拔之基莫大乎厚風俗厚風俗之道莫大乎興學校蓋學校者教化所由出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此之謂矣昔孔子欲行是道而不得其時乃修六經以詔後人孔子既沒之後雖復楊墨於戰國火於秦佛老於晉宋齊梁然其道揭日月卒使天下尊之以為先聖自京師至郡縣咸立廟學春秋釋奠與社稷通祀之至今不能易

者何耶蓋自暴秦之後二千有餘歲其間願治之君有能尊夫子而行其道者效者於當年澤流於後裔故也略以近古治化最隆者明之漢唐之興莫不以敦尚經術開設學校爲先務而繼體承流者復能守而不失閒得人如文翁常衮由是漢唐之風忠信廉恥庶幾三代及其季也先吏治而後德教政令因而失敘水旱緣以爲災是時雖有外陵內侮之虞而國祚猶能綿綿不絕至於三四百年之久者豈非人被先王之德情止乎禮義之效與即是以觀則崇學校以宣教化有國者不可緩也本朝興太學於京師設祭酒司業博士之員以作新人材又興天下府學州縣許以公府泉修治文宣王廟舊有贍學田產經兵火沒縣官者亦復給於學此國家崇儒重道之意也州縣能體是意而奉行之不無其人而能如王公所居必興學見諸生以爲政先出於中心之誠者幾何人哉公由太子司經來倅博州兼提舉廟學事既下車謁宣聖廟是時爲大成殿始新而未完餘屋皆敝塑像置平地土中公因諸

生侍坐而問其故有對者曰始徐大夫興崇廟學置贍學之資逮兵火廟學爲灰燼天眷間趙大夫爲學官以此地創建幾於苟完今倣若此適太守完顏國公欲修崇之既口新大成殿俄去郡厥功是用弗集公聞而歎曰今不嗣續其功蓋非體上意而昭吾道也於是確乎爲己任爲己任必欲凡所謂廟學者無一不具焉乃請於州賴太守金吾劉公賢明樂善欣從其請於是正其地而垣之廣袤伍畝有奇鳩材募工自大成殿始塗塈潤色役不踰時而制作粲然宣聖之貌則取乎闕里之像顏孟之容則法乎秘閣之本皆作藻井華蓋以莊嚴之升堂之像自袞而下繪壁之像自鷩而下皆循其禮制而飾之其贊則有唐名臣之文講堂雖仍舊增檁以廣其制使寬而有容儀門復改作增土以高其基使翼然其正從祀畫像之廡經籍祭器之庫肄業之館庖廚之室高下相對凡四十楹皆創建而一新之壯麗宏敞合禮應圖以至階序之布列垣墉之環繞水竇之濬治花木之栽植一一如式計其費無慮

五百萬皆贍學之羸也原公之意以為苟不如是徒有修學之名耳自非知教化之原惟在於學者其誰能之昔漢之文翁為蜀郡守乃選明敏有材者親自飭厲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比齊魯於時人材有至郡守刺史者唐之常袞由宰相出福建觀察使治臨於粵至為設鄉校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俗一變貢士於內州等於時歐陽詹獨秀出學既成舉進士登第與韓退之輩同中選謂之龍虎榜今王公東漢彥方之苗裔家聲赫奕文采風流則與文翁常袞不相上下若乃勸學則加於二人一等矣若二人止能待士以禮王公又能課諸生以文獎其勤以勵其游尚其能以勉其未至其背承口講指畫為文者皆有法度可觀推此則過於二人為不侔博關號為上州從來服儒冠道先王語登科者舉不乏人今又化王公之德將見豪傑之士應時所選比肩繼踵而出豈如蜀粵止稱文常所得人材而已哉去非耄矣無能為

也郡庠諸君屬之作記去非既嘉王公之興學又感諸君之知待不敢以鄙拙辭去非曰自徐公之守是邦當宋元豐戊午距聖朝大定辛丑蓋百有餘年矣歷官者不爲不多能推至誠興崇廟學者不可一一數是知漢唐之治數百年史稱文翁常袞興學校移風俗其美一二人所專爲不安噫王公方宣天子崇儒重道之德意學者方嚮王公之化風俗將益厚矣博人何其幸哉公名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天下目爲遼東夫子其爲政也緣飾以儒雅故所口稱治云石陜王去非記 山左金石志

廟學碑陰 大定二十一年 王遵古

博州廟學厥惟舊哉宋元豐閒徐公爽以己俸置廟學房廊施於學以贍學者厥後値宋季兵火廟學被爇學之故基因擾攘閒保聚爲縣署所占今聊城縣廨是也聖朝天眷閒學正祁彪始謀指射舊都監廨基以議興建學錄向戩輔之適趙公懋來爲教授公與正錄戮力規畫以贍學之資郡人之施建厥堂三閒兩廡十六

閒儀門二閒門樓一閒又塑宣聖顏孟三像旣成郞中甄公格宅有舊十哲像施於學又繪七十二賢像於兩廡亦可謂之苟完矣後十餘年防判趙紹祖與學正成奉世創蓋講堂三閒至大定甲午歲防判馮子翼爲釋奠行禮之隘以作新大殿請於州方委正錄搢紳路應辰以贍學錢市材木築基址會太守完顏國公允節來守是邦知書生當此重任力不能勝乃假以力功未及成移守於清此數君子有權與庠序者有分祿養資者有富貴而好禮者宜專其美爲不朽之傳而廣道諸儒歸功於僕蓋欲使後來者用心益勤將有大於是者遵古惟塑成是權故孜孜然卒其事安敢有其功哉若夫敎化流行風俗移易人識廉隅國興仁讓然後語其成功不負數君子之志僕亦以此仰望於後來者焉能岳王遵古記 山左金石志

重修巖巖亭碑大定二十年　姚建榮

夫觀游大率有二或嗜之以快佚樂無窮之心或託之以寓趣適

有用之意快心者未免損於人人避損則懼隨之寓意者必將益於民民望益則欣奉之賢不賢之分損益而已也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即山之陽距單城三里有觀曰岱嶽觀之東凌危跨險百步而近有亭曰巖巖舊矣正隆之季盜賊蠭起附近者剽取戰具之材遂毀去焉大定十有九禩岱祠告災明天子恤神無居亟爲具復疇咨可屬者廟堂僉以徐公爲能上俞所舉俾之就守是邦公下車後政通人和越明年廟功鳩僝規模宏麗倍百於昔其餘廢者具興仆者畢振或有一適朝夕思念懍如也因訪所謂巖巖亭故跡委知觀道士田信言新之道士既聞命於是傭夫召匠指畫經構伐惡木薙臭草基甎柱礎壁石簷甍畢能事於浹旬閒虛深亢爽不戶不牖豁然上覩泰山尊嚴廣固垂藍散岱於莽蒼之閒左右諸山峯巒繚繞不召而俱至御足延望則幽畦曲徑樵擔僧錫去住斷續歷歷可指數至於數百里之景髣髴溟濛杳靄外舉目盡得熙而坐怠而臥則快哉之風綠阿而來飄忽而升降徜徉

不絕西谿之泉噴霜噀雪溼溼然鏘環珮聲其清涼湫漻雖三伏際不知蘊隆蟲蟲者爲炎酷也凡客游觀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乎既成適以重五日公率僚吏酒餚茶果以落之建榮以徐公檄獲預坐末因語道士曰今之境界向之境界也何物像變換不同如此山酤野卉紅妝紫潤奇石森然爭出而效伎乃前日蒼煙白露之荆棘也高甍巨桷翬飛縈映雲容月影浮光而上下乃前日頹垣壞址之荒墟也佳辰令節州人士女嘯歌絃管乃前日風雨晦冥鼯鼠之乖音也今其美哉大爲君子之壯觀偶然耶抑有時耶不然何以一廢二十年而不早謀振起之乎泰山志

積仁侯昭佑廟碑　麻秉彝

夫山林川澤各有神靈所主其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舉而祀之禮也是以大則岳鎮海瀆國家祭之小則邱陵谿谷郡邑祭之河中府虞鄉縣中條在其境乃禹貢所謂雷首山也縣之東南八里

吳閻村有鳳翅山乃中條之別岫俗謂之盤石崖峻拔特起不與他山爲偶望之若孤鳳舉翼因此得名東接王官林巒花竹數里不斷貽溪浪浪瀉出乎綠陰紅影之間山之麓有積仁侯昭佑廟謹按舊時圖牒所傳前宋元符元年吳閻村山鳴如雷經月不息村民大恐莫知所措時有方士任生謂里人曰此華神君之降靈也遂相與立祀而事之山鳴遂止千里之內或有雨暘愆期吏民禱之應如影響以此推之可謂有德於民矣崇甯中宦官皇城使榮州團練使王仲千被命修復鹽池親詣祈禱累獲感應特爲奏請以答神休至大觀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準敕賜廟額曰昭佑廟至二年十二月四日奉誥命封神曰積仁侯以此推之可謂有功於國矣自是厥後河中屬縣及解梁諸邑每遇清明日士民雲集割牲釃酒以享以祀鼓樂喧喧聲聞數里當是時也桃李爭春縞夜炫晝垂楊芳草俯仰青青衣冠羅綺來往其閒酌酒臨流行歌映竹雲開巖岫翠出花梢美景樂事斯爲之極歲歲崇奉於今不

絕大定乙丑馮翊高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後政平訟息百廢俱興以暇日拉簿尉楊公同謁是廟觀其殿宇壯麗門廡幽深危峯直其前流水環其中碧梧翠柏接葉交陰相與歎曰神之宅此福我黎民兼承前宋制命特賜廟額侯爵不其韙歟而無片石以紀靈異誠爲闕典道士蘇道常住持是廟有年矣洒埽焚修初終如一聞令尹之言曰久有此心敬聞命矣請以一人錄其事將刻之石僕之所居廟鄰舍義不可辭故書其神之始與夫建廟封賜年月次序云虞鄉縣志以上原列卷六十九

鄧州創建宣聖廟碑　正大七年　趙秉文

三代而上兵農爲一致三代而下文武爲兩途在昔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孔子相魯齊人歸疆古者用師必受成於學其在詩曰在泮獻馘此其效也自秦壞井田而兵農始分戰國縱橫而文武爲二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載唐虞三代之

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聖人得其全諸子得其偏後世
偏聽曲說沿其流而忘其源用其偏不得其全緜是歷代治蹟常
出於一切之政而不知本於聖學之傳無復治古氣象者良以此
也皇朝有天下百有餘年東漸於海西極於洮會北距京師五千
餘里而遠南界襄鄧鄧爲重鎮兵興以來又以師臣分統或兼領
之緜是鉅公偉望相繼接武而邊備未撤其於興學彰化蓋有意
而未暇也今節度使行元帥移剌金紫公之典是州也以詩書之
冑總熊虎之任下車之日百廢具舉歲在乙丑春莫謁於廟顧視
祠宇頹廢公用惕然曰古之時治出於一有武事必有文備今軍
政修理而宣聖廟廷以兵火之餘鞠爲園蔬姑寓於蕭公之祠莫
謁無所甚非所以尊師而重道也迺諏於里之父老洎在學之諸
生僉謂東南爽塏文明之地故廟遺址存焉因謀之左右執事者
卽而新之乃俾經歷房維楨知事大誌提控劉天山董其役劉君
卽故右丞公之孫智思明達殊有鳳毛修唐鄧二城守備樓堞屹

為有法以是委之而勤與公合弗亟弗徐役不告勞而功已成凡為殿八楹賢廊三十楹講道之堂肄業之齋前三其門暨廚庫囷閎色色嚴備會將告成鄧之士子有游梁者以公之才之德之劭而又創此美事其意以為鄧封密邇江漢未沾聖教而學舍荒蕪甚非開闢風化之寶仰助聖朝修文來遠之意也以告秉文曰郡有賢帥如此美而不章亦士大夫之責也請為文以記其事且以啟西南士子之良心乃書而告之曰自功利之說興入仕者以簿書獄訟為聽斷之計而不知正誼明道之實為士者以絺章繪句為進取之階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子亦嘗聞聖學之傳乎人皆有良心與聖賢同其所以喪其良心者利欲蔽之耳是心一萌則與物睽隔貴我而賤彼喪己以逐物由是趣世苟合既得患失無所不至矣若夫君子則不然得志則行其道不得志則閉門守道甯可凍餓死終不以一身易一四之命況其大者乎此吾先聖先師之所傳而後學之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且系之銘曰

治出一源道喪而歧士不知兵武臣用奇譏爾小醜以殺爲嬉積骨成山釃血成池腥聞於上上帝恫之命吾聖人一鉦咎之矯矯虎臣奠是南土綸巾綬帶折衝樽俎在昔平吳侯牧侯羊亦以范公出鎮南陽鄧人所瞻矗矗其直肅肅其嚴邦人熙矣邦風移矣曾是南鄙化爲闕里聲教所漸爰暨朔南朔南格被來獻其琛正大七年四月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同修國史趙秉文撰南陽府志

重建鄆國夫人殿碑 大定十九年 党懷英

先聖之夫人曰幵官氏子孫祠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既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宋末燬焉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修復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廡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爲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閒天子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湮興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總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白有司而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廣爲狹剗崇爲卑由是

才得故時羨錢爲殿費襲封公蹴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爲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爲職顧不得以專達雖然我其可不力乃與族祖端修親率廟丁戴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巘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貞松中椽橑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播市材於費於丞凡楶櫨栱桷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旦皆槁死適可爲楹棟之用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充瓦甓堊赭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爲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爲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越十九年冬殿成奉安之日士庶咸會顒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助父老嗟歎至或感泣以爲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襲封公以書走京師屬懷英爲之記懷英懶惰多故未暇作也居逾年襲封公被召至闕下未幾得以舊爵宰鄉邑將歸固索鄙文則序其修殿本末而爲之說曰嗚呼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

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刪述六經貫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為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為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教化所從出而有司乃以為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吾獨患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君歸其並刻之庶幾貪畏而惑於異端者知所復焉二十一年春正月十有二日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充國史院編修官武騎尉賜緋魚袋党懷英記 祖庭廣記

禮部令史題名碑 大定十八年

党懷英

初大定乙酉歲既刻題名為諸部倡猶以不能備紀始末為未足

至崔君穎士迺更刻石悉書鄉里官品與夫入部及出職歳月所以示君子仕進之難持己既廉從事既勤而又積日累久無簿書文墨之失然後可以有立非徒紀姓名銜階秩而已也夫仕宦窮達固繫時□□□在於自爲者何如前刻謂今之貴顯□□此出如諸君美患不榮更在審其所以自爲者勉之戊戌秋八月三日

儒林郎國史院編修官武騎尉賜緋魚袋党懷英記　金石萃編

## 重修天封寺碑 大定二十四年

党懷英

泰安東南三十里得故廢縣曰古博城在唐爲乾封宋開寶閒移治嶽祠下居民從之而縣廢焉城西南隅有寺號郭頭地故沮濕諸僧乘其閑曠而遷之今地祥符有事泰山更以天封爲額季末喪亂毀撤蕩然僅存其殿像皇朝既定山東寺僧曰道先始還其下結茅數楹以奉香火掃除而修舊起廢之力未給也皇統賜度而先之徒受具者凡七人其名法越者則先之上足也先既老迺以寺事付越主之越幼樂事佛父母不能奪聽其出家能攻苦食

淡以莊嚴作佛事衣盂之資一錢無所畜自其師時日營月葺積所得材以爲講堂爲僧舍爲廚庫與夫夏臘朝夕器用之宜有者悉備既又以前殿規模故狹不足以稱迺更度爲高廣盡撤其舊并與像設皆新之越既以澹質精苦爲鄉鄰信嚮凡杖錫所至靡皆爲檀瓌章鉅材無不樂施有貲者助財有力者致功更捨所有不遠而至者相屬也於是回簷四合不日崇起落成□明年越屬余婦翁石震抵書京師求文以爲記余昔家徂徠之下而游於所謂天封者舊矣蓋嘗下第歸過而託宿焉醉臥僧榻上夜半若有人掖余者三且言曰前路通矣何爲醉且眠殆夢而非夢也寤而甚異之是時獨一老僧宿東廡下詰且告以其故老僧笑曰是伽藍神也異時神甚靈寺之僧童有不力者神必以疾痛苦之至悔謝迺已聞亦警人以來事子其或者爲神警乎審如神子固非久滯者行矣勉之余亦漠然未之信也其後余登科第始記神言有徵欲書其事於石以答神意蓋久而不果今幸得以附見於記其

尙何辭故書以遺之又并告之曰凡有爲之法其廢興成壞固自有數然其興而成之則必在人今越之於茲緣用心旣專致力旣勤故能廢者復興興而壞者復成蓋專則一勤則精精一而可以入道況其餘乎誠進而不已其於道未可量也後之人能如是之專且勤守其已成而無使弊壞則善矣不然其不爲神所苦者幸焉況其道乎嗚呼佛之所以爲佛亦曰精進而已哉殿之役始於大定十七年夏而成於十八年之秋像之工則復七年而後畢焉助緣口力者鄉人李元王桐王法景云越族徐氏蓋其里人也二十四年冬十有一月初三日記 石刻拓本

## 魯兩先生祠碑　党懷英

魯兩先生曰孫明復石守道氏宋祥符天聖間以仁義忠孝之道發於文章爲諸儒倡當世大儒如文忠歐陽公文正王公皆尊禮之故其沒也歐陽公爲誌其墓蓋比之孟軻韓愈之流其羽翼聖經立朝行己治行終始偉如也初兩先生築室泰山下以爲學館

屬大閼嶽祠壖基甫迫乃北徙山麓而以舊館爲柏林地歲分施錢爲養士之費學者至今賴之而鄉人指以爲上書院者則其所徙地也大定閼嶽祠火越明年有詔營建乃命更新廟學已而諸生相與言曰昔兩先生宦學汶上汶學祀之不忘吾儕居其鄉會其德乃可遂已乎於是兩先生諸孫聞其言更出所有作爲祠堂於大門之左以成學者之意石先生之孫震使其姪翙走京師屬其門壻党懷英書其本末將刻諸石懷英曰兩先生之道垂於後世炳如日星奚患無傳雖然有一言焉方孫先生以春秋之學教於魯石先生蓋師事之時給事孔公道輔聞其名自兖來謁孫先生既出應客而石先生執杖屨侍其左右升降拜伏皆扶之其往謝也亦然繇是魯人始識師弟子之禮士風爲之一變近世士尚剽竊以從師親友爲耻忠厚之道不著久矣國家尊經養士將使人人爲鄒魯固當師承鴻碩因文以入道德之奧而後游兩先生祠下而食其餘庶可以無愧矣

棣州重修廟學碑 明昌六年 党懷英

郡縣有學所以講道藝養人材美風化也士知從事於學則必探討六經而游意於道德仁義之際資之深固可以師表天下後世撫其華猶足以立身榮親而庇宗族自先達而勸後來由一士而警一鄉漸染浸釀久而成風鄙薄消而禮讓興焉此三代之政承流宣化者所當勉也而世之喜功利要近效者方以刑名錢穀爲務顧教化爲不急是以州縣學校多就隳廢棣州州署東南爲宣聖廟卽殿之後爲橫舍制度嚴邃舊冠他州土木之工積歲敝傾上漏旁穿不庇風雨州人學子相與歎息久矣有客宦梁其姓彥珪其名者來自黃龍樂州之風土而家焉爲人倜儻尚義士大夫喜稱道之其子棣肄業學館有場屋聲一日謂棣曰茲地不貲日甚一日弊極則新理之必至雖然吾老矣恐不及見異時營繕役興爾當以三十萬爲助明昌三年大中大夫郭公安民由禮部侍郎出守是州慨然有修舊起廢之意召匠計之費當二百萬乃以

文移計府而有司之吝七分其數而纔得其一方復經度會有移
鎮之命越明年嘉議大夫石公玠實始繼來亦既奠謁裴褱觀覽
顧詢諸生思舉前作獨念所得不足以給用棟因進前告以其先
遺命復有郡人榮禹好事而樂施于頃因賙濟嘗授恩級闕風欣
然願同棟數既又厭次進士曰李脩亦以錢幣為助副以梁橑衆
材值百千公聞之喜曰可矣然不得才而通廉而幹者不可以倚
辦乃委教授王樞司侯李鯤同領斯役樞既長於規畫鯤亦勤恪
不怠而公復以威重鎮之凡有咨稟即為酬酢於是匠夫獻技役
夫効勞不靡不訶衆事具舉崇殿基之庳增臺門之高兩廡加其
楹中門宏其構講堂齋舍相繼皆作至於揑素圖畫之象窗牖欄
楯之制髹漆丹堊之飾朽鏝釦砌之工無不各盡其巧奠祭諸器
朽腐無幾一一更新之初功既興總度所費而公私所得猶不能
以半餘所不足棟與禹皆予之於是二君所輸前後各至百萬蓋
經始於五年春三月而畢功於是年季秋落成之日士庶耆老咸

歎相賀以謂壯麗嚴敞視舊有加焉六年春棟來京師屬其鄉先生太常博士姚君建榮求鄙文以爲記葢嘗謂事物興廢固係於時而其成功實存乎人方今天下承平聖上垂意儒術禮樂之興宜在今日然非得郡守賢明僚屬廉幹能體上意與夫鄉風好誼之士相與贊成安能成之之亟如此哉余聞樞之祖文正沂公嘗買田以予鄆學歲久多爲田畔侵冒石公貳漕東平之日皆理而歸之學諸生至今德之由是有以知石公有力於學校葢其素也余既高二守相繼知承流宣化之本兩從事之能承公命數君子之贊助有成復嘉棟之有終始也乃敘其詳實而書之不自陋其繁焉明昌六年二月七日記 山左金石志

十方靈巖寺碑 明昌七年　党懷英

名山勝境天地所以儲靈蓄秀非福力淺薄者所能棲止必待仙佛異人建大功德以爲衆生無量福田泰山爲諸嶽之宗其峯巒拱揖谿麓回抱神秀之氣尤鍾於西北而西北之勝莫勝於方山

昔人相傳以爲希有如來於此成道今靈巖是其處口後魏正炎
初有梵僧曰法定杖錫而至經營基構始建道場定之至也蓋有
青蛇前導兩虎負經四衆驚異檀施雲集於是空崖絕谷化爲寶
坊歷隋至宋土木丹繪之功日增月葺莊嚴爲天下之冠四方禮
謁委金帛以祈福者歲無慮千萬人佛事口興而居者益衆分而
爲院者凡卅有六趣向既異遂生分別主僧秉義律行孤介以接
物應務爲勞力辭寺事時開封僧行口方以圓覺密理講示後學
衆共推舉可以住持乃更命詳實來代義仍改甲乙以居十方之
衆實熙甯庚戌歲也越三年口口仰天元公禪師以雲門之宗始
來唱道自是禪學興行叢林改觀是爲靈巖初祖爾後法席或虛
則請名德以主之而不專口宗暨今琛公禪師廿代矣其傳則臨
濟裔也師至之日屬山門魔起規奪寺田四垣之外皆爲魔境大
衆不安其居師爲道力猛卒以道力摧伏羣魔山門之舊一旦還
復衆遂安焉師以書屬懷英曰吾寺之名著於諸方舊矣繇希有

至於定公則不口計其歲月繇定至於今幾七百年中更衰寂歷朝刊紀斷沕磨滅蕩然無餘而佛祖之因地建置之本末與夫禪律之改口口派之承傳後來者鮮或知之口無以起信心鎮魔事雖然佛法堅固與虛空等而魔者如浮雲浮雲彈指變滅而虛空無有口盡何憂乎魔事惟是著述銘勒佛事門中舊所不廢予無以有為譏我幸為我一言余報之曰諸已乃敘師之所欲言者書以遺之若夫山川光怪靈蹟示現山中老宿皆能指其所而詳之此不復道也明昌七年秋九月十有九日記 石刻拓本

## 谷山寺碑 泰和元年

覺懷英

佛法自西方來天下名山勝境化為道場興廢因緣自有時運嘗讀元魏高僧傳得僧意勝蹟之祥而異之意之寂也以天帝之召及期遂行此其餘緣當有復興之日矣泰山南澗而東鶩繇東迤北曰大小峴其下曰天津河環地百有餘頃山勢四圍蓋漢之明堂在山之東北址此其地也道左二里許耕墾之餘瓦礫被之與

沈存中之說高麗制度瓦皆有紋者合叉西北行六七里山光叢
叢高下隱見一峯嶷然秀拔而下圓曰谷山也沿澗少北今寺基
矣嘗有獵人行獵蓮花峯側遇羅漢像而終日無所獲每遇之必
然獵夫怒積薪將焚之明日遷坐於高險薪燎不可及獵夫愕而
悔謝是夕山下老稚三四同夢異僧久隱蓮花峯有獵者之厄或
問爲誰荅曰意云耆老十餘輩更相誘率凡一再行當石掩奧處
果訪得之乃扶輿而下至今所忽重不可動而峯巒重複掩抱不
輿寺塲衆悟遂止焉粤自兵亂荒山重澤殘擾殆遍廢置始末不
可詳究惟土人名之曰佛谷者舊矣蓋意之逝也有靈感之異土
人以是命名繼有僧善甯遠涉荒梗首至谷山舊址破屋廢圮而
巳獨山色如舊出沒起伏益遠而益秀善甯獨喜雅契宿心於是
日趨山下句栽栗攜火具結茅而休焉往來山坂無難色暇日畚
築谿澗勤苦作勞而無怠意短褐芒屨從事如初自是澗隈山脊
稍可種藝植栗數千株迨於今充歲用爲齋粥所須日益辦具凡

卌餘年則谷山初祖也天眷二年四月閒詣官言寺之舊地東至於黑山分水嶺南至於恩谷嶺西至於張遠寨稍北至於返倒山嶺有司可其請其後僧法朗繼之鋤理荒險不避寒暑經營成就復卌餘年則谷山第二祖矣今崇公寺緣契合四方有識翕然歸向工役趨作日盈百數殿基琢石高踰數丈若是者三四焉綵塑圖飾不與也州城之東隅曰柴水院惟許存上院積貯之物其餘住持攝度申理徒弟皆不許也崇公經畫作勞能繼二祖此寺當興時矣蓋意之去來也皆異則其成也必閎其久也必振今谷山寺尚仍舊名計其歲月蓋七百有餘歲矣是復興之數云嗚呼異哉泰和元年五月九日記 泰安縣志

新補塑釋迦佛舊像碑 泰和六年 党懷英

□□□□□□□□□□□中不捨一法蓋淡泊虛靜□舊爲嶽祠奧區□僧□□□□□孤潔結庵而居會廟□興□殿宇百有餘閒因賜額□□□前有司奉旨相其虛倣可建□□備□

構經營崛起盈丈□□計其規模或以不勝其任於□□循因其舊址縮大就小建□齋供堂位而外隔隍城東北□□近積□相逼道侶患之以□三宮空洞之天圖籍所藏□□由是釋迦佛像主伴凡五位並遷置於賜書閣之廢基跣露□無復生敬有鄉老曰趙璠攝心歸善一念適然不入諸相復自□幸獲輕安仰佛開閃洗□隱障於是紋甃鏤砌瑶座華鬘倍已施無慮千數曾不假人衆僧贊其發心歸向見索以□□英力因緣自有成壞何乃遠踢百歲正殿空閑曠日滋久今始□□□抑病者輕安有待於□□歟□衆舉手作禮曰唯然善哉泰和六年四月十四日石刻拓本以上原刻

卷七十

金文最卷三十五

金文最卷三十六目錄

碑

和順縣令馬公德政碑 大定十九年 嚴坦

重修漢太史公墓碑 趙振

濟源縣刱建石橋碑 王藏器

涿州重修文宣王廟碑 黃久約

重修中嶽廟碑 黃久約

保德州重修城壁創開西門碑 李晏

長子縣令烏公德政碑 以上原列卷七十二 劉丙

金文最卷三十六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 益都縣重修東岳行宮碑 大定十年

王大任

余嘗聞人賴神所祐神依人而行人不賴神福從何來神不口人主將孰爲故孔子聖人以敬神而謂之智夏氏末世以慢神而速厥辜由是言之則知神明之尊可敬而不可慢也敬神者何不過乎新其殿宇嚴其廟貌奉其香火而已若殿宇弗存則廟貌弗能立廟貌弗立則香火之奉無所歸也今夫東岳天之孫物之始宗五岳長百神職司人命而生之死之鑒察人爲而禍之福之故凡戴天履地含齒戴髮者敢不敬乎昔自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道廢霸圖興迺及於玆不啻百千萬載有國有家者莫不立廟立像而崇奉之或遣使降香或祝辭詔告或講登封之事或修望秩之儀所行之禮雖殊敬神之心一也本府舊有東岳行宮以其薦經

兵革埽地無餘所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也良可悲夫然而事物之理興廢無常神明之居安能歷久而絕滅之是以灰燼未冷輒復修而崇新之其創建者乃醫學閻宗也斯人輕財好施素有敬神之心適因城破迹陷驅虜干戈之下砧鼎之口心常戰慄恐不免爲他鄉之鬼耳乃以手加額仰天而祝曰口身若得生還願修口口大殿忽一日所部之長釋而遣之彼既遂願乃能不負初心輒爲倡率經營締構內罄已資外求衆助歲簡未更口茲大殿時則有邦人張立者每恨生不遇時口口喪亂遂發洪願値有善事願畢力爲之覩此興造欣然就役力不憚勞功不計直朝夕於斯至終乃已歲在戊口口知府元帥王君來殿是邦寬明果斷吏民畏愛盜賊止息瘡痍之餘樂於爲善謹於奉神每遇旦望禮謁諸廟因至口口軒陛之前目其影殿未就宮寢露淺遂鳩工聚材經之營之躭躭大廈不日成之斯足使神居清肅愈顯其尊崇也噫靑社一方自上而下崇敬神明協力興修口口勝計耶今余所稱者

但取其爲最者爾余以謂凡爲善事非難亦非易顧時勢之如何口若夫天朝太平四海治一風雨調順斷就瓊樓玉殿構成貝闕珠宮亦不足多也今則瓦礫口口戎馬口口帑藏空虛之日人民飢饉之時仰事俯畜且猶不給乃發殫財竭力以奉神明不亦難乎其所可取者蓋以此也青人耆舊禱余爲記余謝之曰小生口口口口口學淺陋加之久廢筆墨若強爲之恐污石刻必爲識者笑罵誠不敢當此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雄藩巨府能文之士爲不少矣公等盍往求焉眾中口口張三老與余有一日雅口口而言曰子既爲教授卽翰墨之職也託以爲文復何避焉辭不獲已因據實而述之非敢言文也歲次庚寅正月上日權益都府教授王大任記 石刻拓本

## 涿州重修漢昭烈帝廟碑 承安二年

王庭筠

仁者未必成功成功者未必仁仁者之心以仁仁天下不仁者之心以仁濟其私故善論人者論其心之何如而成敗不與以仁濟

其私者發於其言見於其事亦仁也蓋竊仁以欺天下夫竊仁者是有大不仁根著於心然竊仁易窮也而根著於心者卒不可掩天下之人莫不腹誹臆唾雖一時成功旋與草木同腐矣仁者之心不以其身其家而以天下故天下之人亦相與謳歌戴仰願以爲君雖生無成功天下之人莫不歎息至後世猶喜稱道精爽在天能推其仁心用之不已施之不竭呼吸而雲雨咄嗟而風霆咫尺萬里朝夕千載此理之自然無足爲怪者先主仁人也當陽之役不以身而以民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賢雖不能如其言要之其心如是而已有厚愛天下之心必享天下之報至今天下之人猶歎息其無成而喜稱道之涿之人又祀而奉之宜哉涿先主之故家也廟距州西南十里而遠庭有石乃刺史婁君延重修記唐乾甯四年也則血食於此舊矣歲久屋老繚庑風雨承安二年夏四月里民始議增葺於是富者以資巧者以藝少者走以服其勞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門屏又作兩廡配祀元臣諸

葛孔明關雲長法孝直在東龐士元張翼德簡憲和在西既成具興廢歲月乞文於庭筠將以刻諸石庭筠曰五季兵火之餘室廬焚蕩殆盡而廟貌巋然獨存悍夫暴客過堂下斂兵肅跽不敢犯則其仁之入民也深矣大哉仁乎蘊之於心充於天地被於萬物蓋有不與死而俱亡者幽而為神其遺澤偉烈施及天下後世以達其生平未厭之心必矣豈獨私乎一鄉哉祠而奉之者特其鄉人之情耳庭筠既書其事復作歌遺之使迎送神佐其鼓舞以樂之云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皇帝位没諡曰昭烈若夫虛名末節非其心也唐石題曰蜀主廟今仍之辭曰

舜禹不可作兮古猷日潰盜取盜守兮恬不怪仁人起兮力砥其廢志天下兮豈獨為漢計大統未一兮時已逝奄為神明兮陟配上帝何紓我憂兮仁及異世彼曹丕兮死為妖彗握長鈇兮載芟載剷燕山之陲兮范水之裔平疇如砥兮惟神之豐沛鬱童童兮羽葆蓋帳離樹兮今安在記兒時之舊事兮想亦為之一慨神之

去來兮蒼虬翠駟粲華裾兮鏘鳴玉佩經瑟而吹篪兮紛羣音之繁會牲肥酒香兮神其飫醉來雲席兮回風滿旆將而送兮百拜民不忘兮遺愛驅螟蝗兮疫癘時雨暘兮歷歲俾富康兮耆艾民德神兮事之無替　涿州志

四禪寺碑　大定十二年　失名

徂徠山之西路有寺基相傳曰古四禪寺四代老宿結庵居之僅就緒矣大定二年冬有住持法潤等經官納錢賜額法雲缺五字檀越乃命福燈缺五字稱見形勢峻側山水衝注難以修葺缺十字故址瓦礫猶在因欲興建遂具狀告官許令移徙今所建之地缺十七字恐後缺三字不知其由僅將寺敕勒諸貞石爲遠久之傳云　泰山志

薊州玉田縣永濟務大天宮寺碑　大定十二年　趙攄

國朝故事凡寺名皆請於有司給援敕額其異恩者特加大字以冠之所以別餘寺也雖京師名刹相望而得賜是額者殆亦無幾然則永濟大天宮寺其名豈錄錄者哉初務之西南不遠二里俗

謂南臺頭有岡隆隆然泉注其下縈紆環擁右斜而去泉岡之間氣象幽勝甲於其境舊遯清甯之元有𪭢監張公日成者愛異其地以爲可起梵宇爲鄉邦依歸之境迺出金售之經始基構中則正殿三楹塑彌陀像置大經藏越南北則堂各五楹繪本尊四智菩薩西序則僧堂三楹隅則鐘樓及內外三門次焉環則周廡百區口千指有奇至於粥魚齋鼓物物完具一皆獨辦不資衆化而就有馬鞍山師弟法定者以名德聞於遯主嘗被召對講繹稱旨賜號演教大師乃請爲之宗主功始告成而東道公逝矣幸而其子從宜有父風度清甯八年於寺乾隅砦甃浮圖一十三級奉安舍利構堂三楹繪先賢容像築庵二區延致諸方道人在寺及示濟務各施息庫一又施墅地二千四百畝南墅地二千五百畝用給齋廚之口演教師攝度徒衆以立常住鄉人初以南塔院目之壽昌三年賜極樂院額乾統五年改爲天宮寺及本朝命元臣諸帥經略宋人受進方物行府寓置此寺者數年由此天會五年八

月敕加大天宫寺以酬之且示其旌表也逮正隆閒二墅之地籍隸軍口口口受本末有敕牒劵記在焉一日寺僧相與謀刻諸石迺狀其事請文於攄攄曰物之興替隂有緣數非偶而然異時茲地荆棘口焉狐兎游焉歲月不爲不多矣一旦長者口子甚之承之則紺宫華闕梵聲潮音化爲選佛道場此莊嚴殊勝之因緣也口之之者勞居之者逸僅一再傳則廢者多矣且兵火之後佛廟邱墟十所而九是獨爲國相大臣擁庇保全口起至今幾百餘歲愈久而愈熾此住持定力之因緣也窮鄉陋邑閒有僧居僅能以院自名而已是獨能名動朝廷得錫大寺之號與京師一二名刹爭衡此威光口口之因緣也卽是因緣以觀之則從來大口耆德主持法門之風爲不負矣嚐士之謀道者或槁形灰心於山谷閒自非天龍送供衲衣饘粥之計不能無外擾也與夫居不謀而安食不求而給其於從道也豈口口口優興敢告後之居者一切時中常作是念當傳授精不墜家風且歲時香火以無忘檀施之力則

予之斯文何愧焉時大定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立 石刻拓本

重修白馬寺釋迦舍利塔碑 大定十五年 李中孚

浮圖寺之教本西方聖人之教也迨乎東漢明帝時則有若三藏曰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四十二章始流傳教法至於中州是時乃卜府王城之東二十餘里建精舍度僧徒創曰白馬寺中州之人奉釋氏者自此始厥後敬供香火相傳魏晉隋唐而下迄于有餘歲不絕洎五代之後粵有莊武李王於寺東又建精藍一區號曰東白馬寺并造木浮圖九層高五百餘尺塔之東南隅有舊碑云距一百五十餘年至丙午歲之末劫火一炬寺遂與浮圖俱廢唯留餘址鞠為瓦子堆茂草場者今五十載矣往來者視之莫不咨嗟而歎息焉噫天壤之間事之廢興何代無之又奚足怪物極必反無何果有彥公大士自濁河之北底此覩是邱墟徬徨不忍去一夕遽發踴躍特達心迺鳩工造甓緣行如流四方雲會不勞餘力而所費以辦因塔之舊翦除荒埋重建磚浮圖一十三層

高一百六十尺徘徊界宇洞并龜頭一十五所護塔牆垣三重甘露井又立古碑五通左右焚經臺兩所杈子并塔門九座下殿修屋宇二十八間門窗大小三十七座其餘不可具紀不踰年而悉就所願天時物數若合符節焉於告成之明日丐中孚以紀其事中孚於莊武王係六代孫粗知其要義不當辭是可書也時大定十五年五月初八日 河南府志

晉先軫廟碑 大定十五年 趙揚

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然則臣之道固不易乎盡智竭忠匡國利民生樹鴻勳歿享元祀此在畎畝時所矢之素心也即未盡智竭忠匡國利民偶一眚之微未之能補一旦臨難奮然不顧棄千金之軀示後世爲臣之戒其身雖歿徒有忠貞之節峻不可攀是豈爲臣之本願哉不得已也春秋時晉楚齊秦更霸皆以得士則昌而晉所由興時有謀臣輔佐之力城濮之戰走子玉猶賁育之戲嬰孺由是始成文公之霸殽之戰擒三帥若狐貓之捕鼠由是

克大襄公之烈縱橫妙用不差毫釐皆先大夫爲之主謀也當文公初薨襄公嗣霸秦師伐鄭取路於晉大夫不忍其侵軼發卒以抗使匹馬隻輪無返者襄公聽其母秦嬴之言釋三帥大夫朝而問秦囚公曰母命釋之矣大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厥後秦卒用孟明果有王官之勝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及敗狄於箕師垂勝矣大夫念昔常違禮於君意以爲君之恤我惠不加討我何面目以處狐趙之閒況後世必以我爲無禮於君之人與其含羞而苟活不若敗狄而殞猶足弭難利國死且不朽也遂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憐之歸其元面如生此其梗概也嗟乎人均一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何哉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耳箕之役大夫不復命蓋知死得其所也襄公之釋秦囚猶縱猛虎於陷井此謀臣策士之所痛惜大夫進而諫之既不及退追之弗逮感發於中不得伸乃不顧而唾以招違禮之愆尙以取死然死豈大夫之本願哉比

夫荒唐之人事君一不遂其志則腹誹心恨靡所不至而事勢既專嫌隙遂搆三家擅晉六卿分晉流弊之極至有遠棄桓文之功近希曹馬之跡者孰重孰輕宜乎芳聲義烈傳千古而無媿也龔士之人迄今仰其遺徽廟貌而嚴敬之俾血食不絕余叨守是郡年七十有三將脫簪而還其山之陽徘徊祠下感慨不能已遂援筆述其行事以爲之記 山西通志

御題寺重建唐德宗詩碑 大定十八年 許安仁

高僧居淨域客子戀皇宮試訪毘耶室旋遊方丈中禪林吹梵響忍草散香風妙說三元意能談不二宗色空雙已泯內外兩緣同識盡無生理乃覺出樊籠

自佛法入中國往往遺塔廟崇像設使出家者流樂於住持奉敎之徒有所歸依不顯敞宏麗無以激人之善思不莊嚴具足無以廣人之□念則寺宇之興有由來矣然名稱不同大抵多以敕賜至於國王大臣親至其所寅緣而名之其□跡暴□者蓋亦寡矣

安仁始至靈寶閣御題寺者莫知其所謂尋問於寺僧濟公濟曰法濟祖師曰元覺大師有唐高僧也本淮南人不知氏族遊汴梁落髮於相國寺會行腳至此睹城西古佛堂欣然駐錫焉逮寶應元年天下兵馬元帥皇子适統兵征史朝義過之題詩壁間厥後十七年皇子即大位是爲德宗師詣長安求寺額詔因以御題名之仍賜紫及元覺大師之號退而顧佛堂隘陋不足副大名遂卜城南爽塏地建巨剎聚比丘衆大作佛事齋鼓粥魚無冬無夏燈口相續以傳於今寺舊有碑刻在嗣法者皆能誦其詩而道其事皇朝未撫定前天下兵荒寺爲火所焚衆亦逃難而之四方法濟獨偷生於關西浮沈涇原閒至阜昌四年聞口東無事秋九月來歸寺之故基叢榛莽積瓦礫變龍象之窟宅成狐狸之巢穴法濟表祖師道場之所回翔顧瞻如飛鳥之過故鄉不忍捨去於是腰斤肩鍤芟荒屏穢營草堂三閒塑慈氏一龕日修月葺至皇統閒度弟子六人曰道滿道雅道淨道澤道源道顯天眷初盡付道滿

主之滿度弟子十人曰善結紹慈紹恩紹遠紹意紹懸紹忠紹志紹憲紹口雅亦度弟子二人曰紹能紹曇逮今四十餘年中有殿宇足以嚴其係旁有廊廡足以棲其衆環以崇牆蔭以茂樹面函谷背洪河枕井邑而帶原野望之鬱然雄深似有復振之漸方將求好事者書於石以貽人辱下問乃敢下以終始告焉公能為我成此一段因果否安仁味其詩則不凡駁其事則得實徐謂濟曰夫明發前聖之偉蹟揚厲宗師之妙行固不敢當然而修廢闕者職司之急務幸清晏者宦遊之素情如時之多故井邑索然雖使元覺復生奚暇議此今則國富而民安內和而外順田野闢戶口息使公等結十方之緣成二梵之福而親民官道及之當與邦民其樂敢以不敏固拒請因公所記而記之且高宗為元奘御製慈恩寺碑德宗亦為元覺賜詩仍以御題名寺皆崇奉佛乘為一代勝事元奘人天大導師也元覺行事不見於世吾不敢優劣之所遇於人君者豈少貶焉因大書其詩於上而直序其事於下大定

十六年歲次丙申秋七月二十七日記 石刻拓本

章邱縣重修宣聖廟碑 大定十六年 龔國器

學校之設先王所以興教化厚風俗作成士類也成周之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其教養賓興之法無一不具故采芑詠於新田菁莪歌於中沚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號稱譽髦者謂如也去古寖遠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先王之制幾於埽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諸侯之築宮室營宗廟爲臺榭作門廄者載在國史莫不備書之至於學校之制獨無紀焉漢唐以來而稍稍復古留意於茲至承平開元之際亦不謂之不隆然當時非特上之人有以倡導而亦循良之吏如文翁常袞者爲之勸率焉國家承平日久兵革不試年穀屢登正右文之秋也有官君子不於此時主張吾道增飾儒宮是使文翁常袞之徒專美於前也陽邱齊之巨邑舊有學在城西南隅歲月滋久加以兵火之餘廊廡門庭蕭然一空殿堂僅存頹簷敗壁不堪其憂前後令丞不知其幾人

視此而恬不知恤大定歲次癸巳秋八月從事尹公莘致君以進士登乙科來貳此邑首謁殿下四顧荒涼不勝慨歎然視事之初未遑修也洎三年有成政適多暇一日謀諸士大夫曰嗟乎佛老異學吾徒鳴鼓而攻之者也今琳宮梵宇遍滿郡邑朱甍碧瓦爛然相照吾夫子有功萬世吾徒之奉師反不如異學之拳拳也斯亦非人矣迺出已俸帥先邑人相與鳩工度材曾不踰時而告成棟宇門牆衣冠繪像燦然一新邦人愉愉若覩闕里俾春秋之祀不適於野豆籩之禮有列於庭將見蘭臺之英金閨之彥亹亹然由此而出不其韙與噫郡邑之官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豈徒弊精神役思慮於簿書獄訟而已哉有能講先王之制尊吾夫子之道使教化之宮廢而復興禮義之地荒而復闢可不謂之賢乎且公勇於義果於政至其章章治迹著民耳目者則有輿人之誦此不復紀予與公爲鄉人又同筆硯聞見聞其事爲詳故於此亦喜書而樂道之雖不吾請猶握管以俟況有請之勤者耶大定十六

年八月初一日徵事郎前滑州軍事判官姜國器記



重修宣聖廟碑陰 大定十八年 尹莘

廟學基址僅存歲久不葺地勢侵削日就狹隘殿堂雖在不足以庇風雨予適承乏爲邑丞且慮棄去不修則浸至隳壞迺出已俸以帥先士大夫及邦之人好事者量力相時以助其費至於不給則繼以私財易其弊陋加丹艧而一新之更飾廟貌皆設漆帳復爲前簷二口東序西序各五間皆樹以叉木繪畫速肖諸賢與左邱明以下從祀口像儀門三間以粉垣易之畫戟度數禮無違者前門一間東西築雉垣以限內外周圍囿之以大墉其地則殿與臺門相去五十二尺强半東西序相去四十一尺二門相去一十尺門至南牆闊爲街一十八尺南闊一百二十五尺北闊一百一十二尺南北長二百三十五尺蓋侵削之外見存者耳殿後舊有堂今則易其名爲明教其坊則榜之曰崇聖又爲祭器二百餘事春秋奠享粗亦充用命工經始在七月之初吉洎八月上丁禮畢

張樂爲具以落成之是日居人駢集黃童白叟爭先覩之爲快始知有禮義之風巳而鄉老王暉者施以豐碑於是邦人共請旣爲口以刻之予以謂後之來者儻知無子產之徒不惟不毀必有以潤色之也故鳩集其同力者紀之碑陰云從事郎行縣丞尹華記

山左金石志

凝眞大師成道碑 大定十六年

王鎬

大師諱子口姓劉氏開封人也生有奇相人知不凡年甫數歲居然厭俗自投牒於太清宮受業爲道士旣守眞戒奉行教法功德不可思議旁通醫術能處砭劑全活者不可勝數歷歲滋久升聞於朝前宋仁宗召赴闕廷師之入見也年巳幾耄鬚髮皆黑面有壯容進趨如儀登對有法帝曰韙哉詔賜號曰凝眞大師換紫衣敕授靈泉觀主賜泰帝陵旁并諸莊地土計一百五十頃及山林湯泉水磨歸潼縣地基房廊盡充靈泉觀常住道業師旣蒞事一新規畫數載之後租入有餘謂侚座李藏用曰此觀實唐之華淸

宮也今把廢如此幸有積貯可以繕修於是創殿閣立堂齋甃新湯槃花圃成之不日壯麗可觀迨至和元年正月二十日師忽沐浴更衣而出擊鐘集道衆遺言曰公等自愛我今歸去言畢遂兩手結印端坐而化是時方春林巒秀茂鸞鶴飛翔空中彩霞有樂音衆皆瞻仰望師隱隱而昇矣後經一月有客自西蜀來者云我於今年正月二十日逢一道士騎青騾者自稱曰我是靈泉觀主劉子口煩你傳語在觀道衆衆聞斯語欽仰讚歎曰師達者也自師西昇迄今百有餘祀其後代門人馬景陽陳守靜劉守沖攜師之行狀踵門而求記於予至於再至於三予嘉其勤而諾曰試即其行狀直書以敘云爾大定丙申四月初五日渭南王鎬記 金石萃編

重修法雲寺碑 大定十七年　　張莘夫

徂徠山南羊欄村有四禪寺廢基石佛斷碑尚存創建於北齊河清二年今有僧福燈者兖州曲阜人也俗姓屈氏爰從妙齡慕喜

出家爲童行時雲游濟南投開元寺普賢院安居日久禮僧賜紫
眞教大師善慧爲門人受業披剃厥後出入起居事師之禮□罔
不循一日語福燈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佛道至妙苟非我輩孰
能闡揚汝其念之當擇有緣之地以囘勝事他日福燈飛錫北來
故照此所有大因緣與僧法潤等結庵上峪或迎送約束或求化
僧備往來維行斯地觀其四禪古跡未嘗不惻然動懷屢見檀越
高年碩德具說修建之意僉然喜從有西朱村華嚴經藏主張明
寬南王村韓法圓俱受五戒自後酒肉葷腥時不需屬二公同志
悅清淨慕山林凡百正已惠貧放物仁義兼行爲里人所重舉事
推誠住持僧福燈堅請明寬等爲□首雖義不獲已退省卑猥不
惟不敢自擅亦歎獨力不暇給也遂專見衆村耆艾說其修建緣
事靡不允合鄉約同陪入山臨四禪古基之次□偟周覽少頃燈
公謂諸公曰此廢敗之地不可爲修寺宇當別卜善地而興剏之
僉曰然於是去古基北數百步閑選地數畝形勢爽塏宜建佛宮

之地當年二月差收穀且闢荒榛起砦石修口址入皆不憚服勤之勞新口既成遂乃鳩工集役遴選材木目經目營富者輸財貧者効力修成法堂方丈僧房各五楹八椽寢堂三楹八椽棟宇雄壯詹殿高揭窗牖疏明經始於大定辛卯仲春慶成於丙申孟秋其芭瓦材木皆砌石局工師日食之費約用錢五千餘貫蒙檀越厚助俾衣鉢有資既而堂宇功畢燈公與衆糺首共口幸遇昭代聖口復起口大定之初天下鴻甯釋教大興口口口住庵僧潤公等與善知識數口口大發口意裒集錢三百貫依奉上畔經本軍軍貲庫納訖錢數乞示寺額伏蒙朝廷特賜法雲禪寺噫寺之名額尙矣堂殿佛像廊廡大焉若不刻於石示懷廢毀之憂命莘夫以紀歲月垂諸不朽梵刹之側諸山環拱屹然而起者東曰他山西曰穀積山也蔚然而秀者南曰獨山也潺潺乎瀉於兩峰之間者方丈之後溪也三門之前泠然清濬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者白蓮泉也其餘林木谿壑尤美不可勝言異日老宿大德若聞

而知之接秩連馭自他方而來棲遲於此閒也愚雖顓蒙竊聞法雲禪寺檀越四遠鄉村繁阜風俗協和禮義相睦純質而厚儉約而廉貧居豪室慕善之心□皆有之每當春冬農隙之時或於精藍或就私第舉蓮社廣齋供延僧流讚誦梵音講究貝書贍禮聖像□興□□□□勸是知佛教不可思議住持僧福燈自天德二年貞元元年兩次經本軍陳□□乞存留餘□公據二本帶請到邊三山欄地土□□□□南至穀積山□□□□□西至□山高家峒□□□□□□□□□□內據稱除出石柵闊道磧砲□焦砂嶺外合輸□□□至大定八年又經本縣告狀出給公據令福燈毀拆翻移□□□屋宇材木磚瓦一□修建施行是爲可書自度膚淺故不敢述文姑摭其實以誌之 孫山志

鄄城縣正覺禪院碑 大定十七年 尹仲

澶水之東漢金堤之下有道場曰正覺禪院院基於隋開皇十六年有頭陀於末法中宏建佛事寔與州治同爲起本其後代興代

廢遂亡其名故老相傳止以石佛寺稱之宋末年又化而爲荆榛瓦礫之場矣僅存者古碑佛座而已其碑久閱歲月加之以兵火燐爍風雨剝壞字畫莫得而考良可歎矣大定乙酉開從本鄉士民之請正覺住持與鄉民王忠等各出私泉請給到皇朝所建院額實今名也遂仍故基經葺營建除理荒穢不計寒暑遠近皆爲之咨嗟感動爲其寺地田少缺復有普知識杜與歸其鄰田故得以善方便開誘檀那以柔軟調伏剛猛庸克盡其心力於是巧者獻工勇者助力富者輸財辯者勸施不期月之間起夏屋數楹中設釋迦文佛像開導人天妙莊嚴供爲一方瞻依福田經所謂希有殊勝事也而朱璉尹義等又能鑿東山之石而碑之模勒敎文冠於碑首乃請記於余且以書其寔示不朽也記曰昔如來居鹿野苑中說四眞諦又度五比邱證無學位又於耆闍崛山於其眉間放白毫相照於東土萬八千國開示悟入爲一大事因緣寔冀天下後世有以崇奉其教而傳乎心印也可不謂佛法中有力者

耶大定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濮州志 以上原列卷七十一

和順縣令馬公德政碑 大定十九年 嚴坦

夫爲民而置吏者君也賴吏而治者民也受君之責導民之善者吏也吏得人則法平政成不則王道弛而敗矣故詩有伐檀之刺易興覆餗之譏大抵賢者在位能蒞其治則民賴其利物荷其恩矣若使無能而蒞官非才而守位與夫不學操刀弗貫登車者製錦思獲又何暇焉書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然古者治官之法以九德察其僞正三考定其黜陟或辟以四科求之數路皆冀得其人也奈何臧否混淆幽明雜糅其間得人者寡失人者多矣國朝懸爵待賢重祿勸士選用清白任從政者爲親民之吏親民之吏莫急於諸縣之寄諸縣之寄出宰百里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若師帥不賢則王德不宣恩澤不流與姦爲市民受其殃所以唐馬周曰欲令百姓安樂惟在縣令縣令既衆不能皆賢須妙選其德

而擢升之然而自古以來能以化治見稱者幾人而已惟馬公諱克禮字和甫中都人也東漢伏波將軍新息侯文淵之苗裔大定甲午歲夏五月恭授宸恩出需山邑公下車之始振舉前綱剔蠹弊政可則因之否則革之夙夜惟寅恆如不逮惟公生明以寬繼猛聽斷以法無好惡之私照察情僞如神明之鑒使愚盲之夫安生而得所權豪之子遁跡以吞聲其奉法循理不矜功不伐能撫字有方勸課有術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下亦無犯圜扉茂草使夫逢樞甕牖之子朝行暮徹家絃戶誦而人蒙其休物被其澤政平訟理而無歎息愁恨之聲則其功效豈淺淺而已哉公之爲人奢儉有度剛柔適宜德行溫清文章茂美博古通今學優則仕其廉也足以比冰玉其平也足以擬權衡其忠也足以事君上其孝也足以奉祖先是以三載之閒教化大成一境之民視儀取則去貪遠罪熙熙然安其田里皆表倡之所致也昨於大定十六年秋七月民田欲稼既方既皁不虞有螟螣蟊

賊而害其田衆皆嗟嘆而相告曰家無餘粟倘值凶荒奈何奈何
公乃潔齋致敬掃地爲壇禱於漳水之濱少頃雷雨暴作三蟲皆
滅田不爲害及八月百穀將成既堅既好未刈未穫俄然大風暴
起拔木飛沙民曰昨免蟲害今又風灾凶年饑歲不免於死亡如
之何其可也公曰闔境民憂皆吾之過乃屬文罪已躬率父老祭
之良久風頓息民喜曰田雖微灾比之鄰境十無一二舉歲無轉
壑之憂三農有卒歲之望斯咸公之德神之靈民之福也自甲午
五月公到任至丁酉五月已逾一考惟恐有遷除之報闔縣居民
郭祥等一千餘人連名狀告留公久任公乃謙遜而謝曰某上以
負朝廷之委下以爲小民之病既無異政奇才又無深恩厚澤何
復區區而以狀舉留耶況汝等既係農民徒勞拘繫有妨田事速
令還歸其郭祥等欲赴州告留公再三勸諭終不令往其隱德晦
能也如此美哉公乎仁愛則杜詩召信臣德化則魯恭張允濟威
信則王渙嚴明則任峻功迹則衛颯感應則童恢此數君子自漢

唐以來皆能以守令見稱者與方今馬公朝列何優何劣是以民樂其政歌其德沐其恩服其化咸曰公之治迹無能以名莫可得而報也恐後世無傳焉如能使百代之下聞其德如見其人豈不美哉命工刻石以紀其事示民感戴之不忘爾大定己亥九月之令日 和順縣志

重修漢太史公墓碑　趙振

嘗考漢史司馬太史公生於龍門十載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以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焉於是還仕爲郎中父沒三年而爲太史令乃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上協六經馳騁古今不虛美不隱惡可謂命世之良才及其卒也葬於梁山之岡至今韓人享祀不絕惜乎時代歷久舊冢傾頹今春姚定乃率里人命工修復其意欲以光華文史之風激勵衰鄙之俗屬余爲記但以文荒才謬爲愧堅

不獲辭直書月日時大定己亥清明後二日進士趙振記石刻拓本

濟源縣剏建石橋碑　王藏器

三代之政以封疆域民故城郭道塗溝洫橋梁之制著爲定式而藏諸有司時出而頒之歲以爲常其浚治之力築作之功與夫斤斧畚鍤之用皆預籍之於民而其上之人又爲之奔走經畫相高下遠邇之宜而終始之蓋一事之未立一民之未便皆有以關政之得失當是時惟其無利也有利則未嘗不爲之興惟其無害也有害則未嘗不爲之去經之營之使自成之究之度之使自索之慮民之患如此其深且備也後世政務姑息民各自私風俗靡靡日入於衰壞居官者以簿書期會爲急媮容苟合趣過目前視民之利病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加意相蘄以此故歷載數百其於治效未可以得志也嘗謂道之在天下其閎大奧密不可得而言至於手足之所營耳目之所接凡所以教民生養之具固不

待疲精耗神殫智竭慮而後能也其要甚明其法具在顧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惟其不足爲而不爲是以人思便已而庶務因以不舉且天之生是民也將使以大治小以賢治不肖豈徒飽食安坐務快其心而已乎甚者或畏法逭謗舉手搖目不敢有所施爲此何意哉濟源居太行之陽富有山水景明氣秀民物夥繁四方之游觀者蹄踵相接有瀧水自西北來稍折而東因高走下湍流悍急而縣治適當其衝浸淫衍溢齧城隅激石瀨至於東門之下高岸陡落幾及數尋廣狹三倍之舊嘗架木爲梁每夏秋大雨則暴漲衝射弗克支持屢易屢敗民之病涉也久矣累政因循恬不改革大定十五年春淇川夏公禔來宰是邑視事之初問民所欲爲及所未便皆以次而興除之期月之閒政化有成於是衆請於公願易新斯橋以救民弊且命浮屠靈濟主其事勸導辦集一以委之公曰茲惟有作庶永其甯克艱創始寔斯人之利吾其忍拒乎乃攻山石用圖長久渠渠嶽嶽以雕以斵穹穹隆隆以磨以礱

屹爾巨鎮矗如崇墉嵌兩巘以防怒洩植危欄以固重險華標岌業神獸睢盱實天下之雄勝也蓋經始於十七年十月而告成於二十二年三月工既訖成迺使來請曰願有記嗚呼物之廢興莫不有命而命之所制在乎人之志慮有合有不合苟合矣雖異世而親不合則雖比肩而不相逮此所以制物之命而廢興以之是舉也順民之請民勸趨之上下相親志同而意合僕嘉公之勤勞能不私諸己因民之所欲爲經畫謀慮以有此成績俾居民行旅無往來限阻之歎蓋思詠其事愈久而愈光茲其爲德不既大矣乎且異夫媮容苟合急目前之利務快其心者矣故爲之記因併述前代所以施設之方以告後之人焉大定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進士王藏器記 懷慶府志河南總志

涿州重修文宣王廟碑　黄久約

昔吾夫子稟天縱之能蘊生知之聖生於晚周歷聘不遇會其弟子門人傳道授業於洙泗之上德至博無位而不得施道至大無

時而不得行於是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使夫後世之人達三綱明五常知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序仰事俯育養生喪死優游久長而無鬭爭傷殘之患不然則生人之類異乎禽獸者幾希是以孟軻氏稱其德以爲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韓愈氏稱其尊以爲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孔子然社稷其位所不屋而壇未若孔子明王者祀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之貴皆北面拜跪禮如親弟子者世靡然宗之無有異議孔子既沒秦漢以降時君聖主褒揚尊大惟懼不至崇飾祠宇肅像容貌春秋祭祀務極其奉承之意以稱徽烈四方郡邑之廣承流宣化亦莫不然蓋不如是則聖師範模百代鈞陶萬類之功安在其爲追敬而展報也頃罹兵難數十年間黔黎失業百神乏祀前日之崇階宏構或變而爲蓁莽瓦礫之場不則其存者僅足庇風雨過者徘徊咨嗟而去可勝歎哉國家開創之初方以混一車書削平僭僞除苛解嬈易法更制未遑庠序之事然於吾聖人之道

未嘗不嚮意焉主上之卽位十六年文恬武嬉天下安乂追述先猷潤色鴻業由是禮隆樂備百蠱一新乃詔有司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內自京師外周藩府士有常數官給所須方領矩步之徒振振洋洋抱負墳素四方畢至文風載郁復見太平自爾遠近慕效一時黌舍與夫宣聖祠廟飾陋扶傾稍見隆就眞至德之舉也獨范陽舊有夫子廟在州城東南唐貞元五年盧龍節度劉公所建遼統和中始移置於此年禩綿遠不時繕完將就傾圮前爲守者亦非無意於更新之徒以州治當南北之衝四方行旅取道往來十率八九使客冠蓋旁午晨夕疲於應接以爲常又案牘簿書視他州爲繁倥傯日不暇給故視之漠然以爲餘事大定二十三年冬汾陽郭侯預自尚書郎出殿是邦下車之初以令從事伏謁祠下既而周覽庭宇憫其敝陋爲甚愀然變容退而歎曰爲政之先獨不在於斯乎矧今明天子在上闡彌文緝墜典所以尊禮先儒誘進多士纖微畢舉發於誠心而吾州近在畿甸之內迺不能欽

識德意助宣風化況疎遠者哉於是命工繪圖亟議改築計所當費約用錢二十餘萬卽日移文計司久乃得報減削三分之二止得其一既不足於用方左籌右度未有以爲計其僚有顯武將軍梁倣先者爲主倉庫官毅然以身任其責造黃堂而請曰倣先里人也上世以儒學取科名享爵位小子不肖亦幸賴先人餘蔭入官秩登五品迹所由來非治心行已仰遵聖師遺訓何以臻此今廟在鄉里廢毀如是以貽使君之憂心實恥之願因斯時會里中一二大姓及子弟之業儒者各出私財以佐用度倣先雖不敏苟畢力悉心勸督工徒期辦此事若無難者惟公圖之侯聞其言而義之卽爲劄月俸并所得於官者盡付之授之以成須厥效於後起二十五年夏四月二十日癸丑訖五月八日庚寅總爲屋十有八楹制度小大廣狹悉因其舊榱棟之腐撓者則撤而易之垣墉之頹靡者則築而起之階戺之缺罅者則甃而完之薅薙荒翳塗臒漫漶中奠廟室旁列東西兩序以達於大門庖廩齋舍各有次

第皆備無缺工募於民厚與之直役夫則用胥靡之徒豐其飲食皆不戒而勸舊圖七十二從祀弟子及前代名儒之像於殿壁十哲塑像之後則改繪於兩廡諸費除官給外獨用錢四十餘萬皆出於眾人之樂輸非有所畏迫勉强而然者落成之日公私改觀父老稱贊萬口一辭咸謂不有刊勒何以視久遠侯乃遣人走京師遺書其故人須昌黃久約為之記屢辭不獲因為之記曰嘗聞昔人有云古者自天子之都至於鄉邑皆有學奠先聖先賢於其中近世以廟祀孔子蓋議其非是且謂曾不足以尊聖人而稱其德徒為變先王之法而已今學之在鄉邑巳亡矣學者得見古人奠饗之禮幸廟存焉爾後又廢焉將遂不復見也則奈何此侯所以日夜疚心睠睠焉思有以修復之凡以此也噫能推上崇儒右文之治而致之民且使古人事吾夫子之禮不墜於後者侯也能成侯之志者儆先也是故不可以不書迺粗述其大略而為之銘以詒夫郡人使時歌之以無忘侯之德與梁之功銘曰

卓哉素王百世之師出逢周衰大道陵夷立言著行是訓是彝有國有家政行令施祗率軌範永作表儀生爲至人沒有嚴祠袞衣煌煌巍然面離春秋爲奠者令攸司范陽遺宮有年於茲日毁月壞風雨弗支郭侯下車經之營之去故取新付託嚮杏允毅梁君造請以辭願幹茸事惟公之爲市材傭工費鉅不貲弗是於公競捐其私屹然崇成會廱徵期學者用勸祀事以時之德之功去益見思後來之人尚敬勿隳　涿州志

## 重修中嶽廟碑

黃久約

大定二十二年十月庚申以重修嵩山中嶽廟成未有紀述制詔臣久約書其事於石臣學術荒蕪實懼不克奉詔然忝屬翰林以文字爲職雖甚愚陋其何敢辭於是承命戰兢退而書之臣聞五嶽在宇宙開闢肧胎剖判之初鍾造化神秀之氣鎭壓厚地奠安一方噴薄風雷蒸騰雲雨材用繇是乎出寶藏繇是乎殖形勢巍然非它名山巨鎭所可方擬若夫挺峻極之狀著高大之稱據天

地之中央得五行之正位崒嵂岌嶪俯瞰河洛號衆山之英者惟嵩高爲然爰自書契以來事跡靈異非一祝融降而啟夏申甫生而興周浮邱公混俗以僑居王子晉得道而僊去自餘高眞游覽元聖棲遲圖牒所傳不可殫舉維神尸之聰明正直克相上帝保佑生民是宜歷代帝王靡不崇奉凡巡狩四方往往款謁其下而封爵之隆所以褒大之每有加而無替者也舊有廟在東南嶺上年祀綿邈莫知其經始之由魏大安中嘗徙於神蓋山唐開元間始改卜於此遭宋靖康兵革之難海內俶擾饑饉薦臻郡邑凋殘寇盜充斥齊國建立創痍未瘳用兵不休賦役煩重故伊雒淮甸之間戶口蕭條爲甚廟之基構僅存而繕修不時上漏旁穿風雨鶩剝甑歲愒日殆不能支歲時祭奠牲酒寂寥鼓鐘不設神弗顧享可勝歎哉皇朝混一區夏方隅底甯解嬈除苛政教清肅涵養休息復見太平自爾公私獻功稍就完葺然積久弊陋未足以稱神之居且當國家開拓之初地大物衆經營締構不失先後緩急

之宜顯興仆起弊之功力或未暇如有待者洪惟主上纂明昌之
緒題熙洽之期蒐獵遺文禮樂備舉嚴奉宗廟肇禋郊丘懷柔百
神無文咸秩至於崇飾海內前代祠廟恆敬不忘況嶽瀆之在祀
典有功烈於斯民者宜何如哉先是十四年秋九月敕遣中人諭
旨宰相諸嶽廟久闕修治宜加增飾其選使馳傳遍詣檢視以聞
明年使者復命即以諸應費材用工徒與夫百物之數具圖上之
粤十月壬午乃有重修之命且詔有司凡一夫之役一物之用悉
從官給無得煩民仍寬與之期戒勿倉卒涉於不敬以稱所以事
神為民祈福之意惟中嶽在河南府登封縣之境內尚書省迺以
其事下於府府以是下之縣地官則以其費用屬本道轉運司出
公帑之錢合廟中前後供施餘利驗其數以時給之冬官則以其
夫匠均賦河南及旁近諸郡發其騶馭役夫之羨卒闕或不足則
募諸游手之民隨時之高下而優予其直以付本縣令臣張子夏
監護役事又命同知河南尹事臣宋嗣明總治之諏日鳩工眾作

畢舉廟制規模小大廣狹位置像設悉仍其舊無事改作視其棟
楹榱桷之橈折朽敗者則徹易之垣墉階戺之缺罅摧圮者則更
築之髹彤黝堊藻繪之漫漶不鮮者則加飾之煥然一新窮壯極
麗吏無遺力人不告勞總爲屋二百三十有八間其西齋廳以待
每歲季夏遣使祭祀之次舍不與焉始事於十六年四月丁未絕
手於十八年六月戊子費錢以貫計之爲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有
四用力以工計之爲四萬八千三百六十有二落成之日丁壯垂
白執持香花遠近畢湊皆大和會不謀同辭咸謂物之廢興成敗
自有數存乎其間殆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致者夫以五十年因循
委靡之弊一旦變爲殊絕偉麗之觀匪夫遭時隆平聖天子在位
文明勤儉無爲而成何以臻此嗚呼休哉漢武帝元封閒嘗登玆
山從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流傳後世至今稱美矧主上崇敬
之心出乎至誠如此古不云乎禮罔不答異時修貢効珍發祥隤
祉復生賢人爲國藩翰輔成萬世無疆之休俾吾君壽考與山齊

等永永無極其陰相之功又豈特區區徒見於祝願之閒而已耶臣既序其本末以展歸美之報敢拜手稽首作為頌詩繫之於後

頌曰

瞻彼崧高維嶽之雄穹窿隱轔屹然地中奕奕神宮權輿東阪繇魏以來再徙寬衍上棟下宇揭虔妥靈規模顯敞氣象崢嶸遭時否屯兵火饑饉天未厭難人不堪命灑埽有闕隳頹弗支上雨旁風過者嗟咨大金受命恢闢疆宇噢咻撫摩躋民樂土皇帝御極寢兵措刑山川鬼神亦莫不甯維時神宮久未遑䘏皇帝曰嘻我心之惻迺諭近輔迺詔羣司去舊取新經之營之毋資民財毋勤民力一出於公訓其成式千柱耽耽萬瓦差差金鋪璇題輝映陸離落成之初四遠咸集峯巒增明雲煙改色籩豆在席笙鼓在庭神之格思松風泠泠工祝無求施則甚厚雖不望報神其敢後厥報維何篤生賢人左右王室如甫如申天子萬年永宅九有巍巍堂堂如山之壽下臣獻頌以相工歌刻之豐碑萬世不磨 石刻拓

保德州重修城壁創開西門碑　李晏

大定二十有一年春有司請完城郭朝廷以邊為先務啟塞從時鳩工三萬命長貳督之舊城皆因山而為雖高下不齊而頗堅固獨西南一方歲時輒圮召故老訊之僉曰山勢隨河而傾下多沮洳加以溝洫不瀦而又修築者不慎故頻年至此若非改圖終不能久也予眎之信然相土之宜退十數步得木瓜崖亦隨其形勢裁削壁立且堅且厚其卑者猶數仞其廣五步其袤凡一百七十步有奇上則平之即加以堞下則溝之即為之池中之缺斷者實土以補之疊石為渠以通水潦起於二月上旬迄月晦而畢實省其工役之半城中素無水宋熙甯開鑿數井皆湮塞泥不可食居民汲城外澗泉以供日用先是由北門往還詰曲數里不勝其勞遂因石渠之上累甓為洞創作西門焉距泉所纔百步餘民甚便之落成之日熙熙然咸願刻石以記憶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今

之爲政者多矣姑息媮惰苟且不爲久計每修完者亦聊復已耳故朝設板而夕已敗不知反害民力也滋多貪人之貪者罔不愧於心乎於是直書其事以勸諸後來者并董役之官吏姓名於石之陰識其歲月云 保德州志

長子縣令烏公德政碑　劉丙

吾鄉長子縣昔在春秋時潞之長狄酆舒所據焉蓋長狄之先出於防風氏傳曰一子居晉是也故顏師古音長短之長非長幼之長得其實矣東漢班虎父嘗爲長子令史稱其善治及李唐崔元靖追西山之虎尤爲奇特可謂代不乏其人也國朝大定九年九月十九日遼陽烏公來宰是邑公諱塘字子秀自始下車訪民疾苦改革前弊治體一新舊政有訟牒約數百餘逗遛歲月未能了絕公不浹旬剖析眞僞曲盡其情人人悅服而去雖古霹靂手殆不過是也公聰明剛正遇事不惑懾服豪右矜扶貧弱善良受賜奸猾膽裂俾强宗大族斂手而無敢犯者每當差發無不均平聽

理詞訟略無少曲凡下鄉句追止轉牌子由是一境晏然無犬吠之警致奸獄衰息蠶穀屢登累年逃移民戶聞公仁惠往往復業本縣夏秋納稅二萬石爲常數從來不許人戶踏倉皆爲兼并者所攬須倍於常數方得倉鈔其間阻遏萬狀縣吏鄉胥得以爲奸弊倖百出自公到任戒敕人戶親納不容入兼并之手公躬自監押赴州倉輸上踴躍負戴而出計之常歲省民粟約二萬餘石又潞州歲造軍器爲常課其物料舊例下縣科配本縣所當數餘萬貫自公到任止令積錢於市召人鬻而易之隨其出處而購之不五百千已足其數亦公自監押赴州庫輸之庫吏不得肆其侵沒迄今州縣效以爲常豈小補之哉大定十二年長夏之月亢旱公懇於靈貺廟隨軒大澍非德通於神明何其應之速也翼日自爲文謝之有村民告被人夜偷斫桑近百株公親詣其所視其斧刃痕跡微有缺處遂集村中衆斧有與之合者其人果伏罪舉皆驚歎公之明斷多類此又有村民改契劵助他人昏賴其嬸母者推

問得實判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昔有聞於先聖者也汝之爲人待婦不孝徒實攘羊之直全虧猶子之勤此所謂以德義而化民以經術而飾之吏事者矣噫一邑之小不能攄公之底蘊行看被知於主上調伊尹之鼎以和萬民作傅說之霖而澤天下公之勳業當勒於鐘鼎紀於竹帛非爲小邑之幸乃海內之幸也丙潦倒不才蒙公見待皆目觀其事公去此幾十稔闔縣之民無不思公之善政聞於四遠不啻田夫野老賈豎走卒雖三尺之童悉能道之第恐曠日持久無聞於後而鄉人率衆屢懇求文余安敢辭讓書其大概刻諸堅石以永其傳云時大定辛丑季夏望日立　長子縣志

以上原列卷七十二

金文最卷三十六